

谷口書齋寄楊補闕

泉壑帶茅茨，雲霞生薜帷。

言書齋在泉壑之間，結茅爲屋，時有雲霞之氣，生於薜蘿之帷，寫幽高也。

竹

憐新雨後

山

愛夕

陽時

雨後之竹，蒼翠可憐，夕陽在山，紫綠萬狀，寫書齋佳景也。

聞鷺栖

常早秋花落

更遲

鷺栖常早，以閒故也，秋花落遲，山深故也，待其共賞，以娛情耳。

家童掃蘿徑，昨與故人期。

起用薜帷，合用蘿徑，遙相呼應，真幽境也，昨與故人期，言早與楊補闕，訂遊期也。

淮上喜會梁川故人

韋應物

江漢曾爲客，相逢每醉還。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

四句皆串，江漢，漢江也，浮雲聚散無常，如與故人相會，不能久聚也，流水

喻歲月如流，以爲吾昔在江漢之間，曾爲旅客，時與故人相逢，陶然飲酒，不期與君一別，又至十年之間，萋老之意寓矣。

歡笑情如舊，蕭疎髮已斑。

亦暗串，從十年，論其歡笑

，則風情慷慨，依然如舊，視其髮，則全然斑白，殊覺蕭疎，蕭疎，髮短貌。

何因不歸去，淮上對秋山。

想君會後，卽還梁川矣，余不知何因，久滯于斯，不克旋歸，日在淮上，愁對秋山

，安能久耐寂寞耶？

賦得暮雨送李曹

楚江微雨裏，建業暮鐘時。

對起，吳志：孫權傳：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

漠漠帆來重

冥冥鳥去遲

承暮字，先言雨，

次言暮，再以送別言之，敘法井然，帆來，春帆細雨來意，重，飽也，此句記其來時，亦乘雨也，暹指李曹，有不忍卽別意。

海門深不見

浦樹遠含

滋。頂雨字，浦樹，湘浦之樹，浦樹被

相送

結出

情無限，沾襟比散絲。

情，離別之情無限無窮也，散絲，淚下如散絲，襟，衣襟也。

酬程近秋夜卽事見贈

韓翃

長簾迎風早，空城澹月華。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

以秋夜作主，四句籠起法，長簾，竹名，華，月光也，星河，天河，宋之間明

河篇：「南陌征人去不歸，誰知今夜搗寒衣，鴛鴦機上疎星渡，烏鵲橋邊一雁飛，」砧，搗衣石，禮雜記：杵以梧，註，所以搗也，千家，言至秋之夜，家家皆聞搗衣之聲，秋子夜子也鍊。

節候看應晚

心期臥已賒

心中之期會也，臥已賒，言兩相酬贈，樂而忘其倦也。

向來吟秀句

向來，卽鄉也之意，秀句，稱程近見贈原唱。

不覺已鳴鴉

鳴鴉，自謙所誦之

詩也，卽塗鴉之意。

闕題

劉昫虛

道由白雲盡，春與青溪長。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

對起，承似不對而實暗對，道，山路，白雲，盡是山窮之處，春字，一詩之主

，青溪長，是水不盡，有絕處逢生之妙，四句串。

閒門向山路

入其境，則見門外清閒，向山路而開。

深柳讀書堂

入其門，則見讀書之堂，深藏綠柳之內。

幽映每

白日清輝照衣裳

幽，柳陰也，映，日光也，柳色與日光交相輝映，此詩，疑其訪及人隱居而作也。

江鄉故人偶集客舍

戴叔倫

天秋月又滿

又字有留滯意。

城闕夜千重

客舍在長安城內，首句敘時，次句敘地，敘法分明。

還作江南會，翻疑夢裏逢。

叙到江鄉故人偶集意，公家在潤州，故曰江南，還字有出其不意之神，與翻疑二字兩相呼應，真得神妙筆。

風枝

高驚暗鵲

見露草

覆寒蟲

聞，魏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烏

鵲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寒蟲，蟋蟀之類，凡離鄉之人，遇此景物，必起思歸之念，頭聯，純乎清，此二句景中寓情，皆有秋字意。

羈旅長堪醉

旅卦，疏，旅者，客寄之名，夫其本居，而寄他方之謂也，

凡羈旅者，醉則忘思，是以長堪醉耳。

相留 兩相留繫，但欲久敘鄉情耳。

畏曉鐘 唯畏曉鐘，曉鐘一聞，勢必分手矣。

送李端

盧綸

故關衰草遍 故關，故鄉也，衰草遍，時在冬也，映下暮雪。

離別正堪悲 在離別中送別，情更堪悲耳。

路出寒雲外 遠人。歸

暮雪時

敘時流水對，言李端從此路別去，出于寒雲之外，虛倫送別而回，剛遇日暮飛雪之時。

少孤爲客早 多難識君遲

自敘，言少年失怙，殊覺爲客之早，終年多難

，深恨識君之遲，頸聯，景中寓情，此二句純乎情也。

掩泣空相向 掩泣，即掩淚，李君已去，而我尚立於斯，掩淚相向，殊覺空悲耳。

風塵 天下風塵擾攘。

何所期 欲訂後期，在於何

所。

喜見外弟又言別

李益

十年離亂後 長大一相逢

見問姓驚初見

喜稱名憶舊容

外弟，離，分離，亂，世亂，一

四句一氣，情詞懇切，悲喜交集，讀之令人淒然。

別來滄海事 見時語

語罷暮天鐘

喜見愁別，以爲自別以來，十年間人，世事滄海桑田，何其更變也！情之殷殷，言之絮絮，

方始休聲，不覺已聞暮天之鐘，此夜情詞苦况，不能一語盡矣。

明日巴陵道 秋山又幾重

又別，水經註：巴邱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本吳之巴丘，邱開城也，蓋言今日聚

談，前事已隔十年之遙，而明日分手一別，弟就巴陵之道，漸隔秋山，又不知幾重矣，後會之期，能復望乎。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今陝西三原縣。

司空曙

故人江海別 幾度隔山川

以昔別纔起今別，起下文翻疑夢句。故人韓紳也。

乍見翻疑夢 相悲各問年

串，相別既久，料無會期，

今日乍見，翻疑是夢，既而兩柱驚訝，不遑問及他事，各詢年紀若何？此別久相會之情也。

孤燈寒照雨，夜深逢雨，孤燈照之，不勝寒寂。

深竹暗浮烟。館外有竹，從暗裏看見浮烟，是

天將曉未曉時也。

更有來朝恨，離杯惜共傳。

離杯，餞別杯也，惜，傷也，共傳，爾餞我，我餞爾，兩相傳遞也，言未別，先憶將別之時也，別久會難，先有一恨，乍見不久，又是一

恨，而且更有來朝相別之恨，何以爲情哉。

喜外弟盧綸見宿

靜夜四無鄰，荒居舊業貧。雨中黃葉樹，秋燈下白頭人。

見

以我獨沉久，愧君相

見頻。

頓平生自有分，况是霍家親。

收到外弟，此詩一氣相接，線索條理井然，結聯以親戚收之，更加情熱。

賊平後送人北歸

世亂同南去，時清獨北還。他鄉生白髮，南舊國見青山。

北，四句對起，世亂也，與友人同避而南遊，時清也，唯友人獨還而北去

想其早繁星宿故關。想其晚宿也，早行遲宿，北歸之意，誠急切也。

其間淹滯之久，兩人白髮俱向他鄉而生，想君歸國之時，世事更遷，唯有青山面如故。

曉月過殘壘。

行也。

繁星宿故關。想其晚宿也，早行遲宿，北歸之意，誠急切也。

寒禽與衰草，處處伴愁顏。

此四句，憶想一路之間，勢必觸物興感，早行也，曉月未墜之時，傍殘壘而經過，晚歇也，繁星燦爛之際，依故關而始宿，寒禽衰草，處處伴爾愁顏，無非增君

恨而益君老也，余之歸期未卜，不且爲之更傷乎，離亂後荒涼風景，此詩描盡。

蜀先主廟

天地英雄氣，三國志：操語先主曰：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千秋尚凜然。

英雄之氣，雖歷千秋，奇覺凜然

劉禹錫

有餘威也。**勢分三足鼎**，敘其創始，三國志：孔明取靈輿，指謂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將軍欲成霸業，北

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業復五銖錢**，敘其成功，漢書武帝紀：五年春三月，罷牛兩錢，行五銖錢

，得孔明以為相，取西川以開蜀國也。**生兒不象賢**，即伏結意，後主阿斗

設宴款待，先以魏樂舞戲於前，蜀官感傷，獨後主有喜色，昭令蜀人扮蜀樂于前，蜀官皆墜淚，後主嬉笑自若，正結其不象賢之處也。

沒蕃故人

張籍

前年戍月支，戍，守也，支同**城下沒全師**，城下一戰，全師盡**蕃漢斷消息**，為蕃軍覆沒也。**死生長別離**，申，西蕃

中漢，兩相阻隔，而消息為之斷絕，所以故人**無人收廢帳**，帳，帷帳也，軍沒而帳亦廢，旗亦

死於蕃，而我生於漢，長別離於幽明間也。**疑君在**，又疑兒聞不實，**天涯哭此時**，此時情不自禁，所

草

白居易

離離原上草，離離，蒙茸貌，相附結而不散也，高者**一歲一枯榮**，去一小人，來一小人，言其多也。**野火燒不盡**，其妍接入

春風吹又生，流水對，喻言不能徹底除根，蔓**遠芳侵古道**，其勢直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其妍接入

欺凌君上也。**又送王孫去**，合上一歲一枯榮句，王孫，草名，萋萋盛貌，吾且忍待秋霜之日，送**萋萋滿別情**，王孫而歸去，殊不知陽春一動，又且滿目萋萋，是草將何日除之耶？

旅宿

杜牧

旅館無良伴，凝情自悄然。旅館豈無伴侶，如求其良則無矣，所以凝情獨自悄然耳，凝情思想貌，詩：憂心悄悄。寒燈見思舊事，斷雁聞警

愁眠。承凝情寒燈旅館孤燈舊事，已往之事，斷雁，無偶之雁，以為獨坐寒燈之下，舉舊事而皆思，獨眠，旅店之中，聞雁聲而警霜，言坐臥不安也。遠夢歸句侵曉從旅館做家書

到句隔年從家鄉做到旅館，歸，歸家也，侵曉而其夢始達於家，則路程遙遠可知矣，到，到旅館也，隔年，視其緘封，是隔年所書也。滄江好烟月，門繫釣魚船。以

聞之意結之，益見旅人跋涉之苦，則思鄉之情，更難堪矣，滄江，旅館外之滄江門，旅館之門，漁船何等清閒，以賞烟月，而我獨跋涉風塵，不得在家賞玩，何不如漁翁之自在也。

秋日赴闕題潼關驛樓

許渾

水經注：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灌水注之，玉篇：驛，譯也，增韻：今之遞馬，又傳舍也。

紅葉晚蕭蕭，長亭酒一瓢。起句用叶韵法，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長亭，驛樓也，瓢，酒瓢，宿於此，故用晚字。殘雲歸太華，疎雨

過中條。串，從晚字做出，大雨後其雲必斷，故曰殘，殘雲過去，必有疎雨，禹貢至於太華，爾雅釋山：華山為西嶽，括地志：蒲州河其縣雲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首陽。樹色隨關迴，見，

之樹色，關，潼關，迴，遠也，隨，隨近以及遠也。河聲入海遙。聞，雨後之河聲，匹句，俱是雨後晚晴景。帝鄉明日到，從潼關計至京師，明日可到。猶自夢漁

樵。今夜潼關寄寓，假寐中猶在漁家鄉，自作漁樵之夢耳。

早秋

遙夜汎清瑟，西風生翠蘿。秋夜始長，旅人遇之，故曰遙夜，汎，同泛，清瑟，淒清蕭瑟，秋宵風景也，時當草木黃落，唯蘿華之色不凋，遇秋更翠。殘螢栖玉

露。杜甫殘燈詩：「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玉露，秋露也，其色如玉。早雁拂金河。周書：白露之日鴻雁來，故曰早，拂，渡也，唐書地理志：單于大都護府，龍朔三年，置縣一，金河，上官儀王昭片詩

：「玉關春色曠，高樹曉還密。」沈佺期詩：「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遠山晴更多。謝靈運詩：「杪秋尋遠山，金河路幾千。」

詩：落日登高嶼，悠然望遠山。淮南一葉下，自覺洞庭波。初學記：淮南道者禹貢揚州之域，又得荊州之東界，更多，言餘輝尚未全收也。還密，尚未凋零，故見其早也。略江而西，盡其地，淮南子：一葉落

而知秋，謝希逸月賦：「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荊州記：青草湖一名洞庭，梧桐一葉落，洞庭始波，皆言早也。

寓意遙夜，寓長夜漫漫何時旦意，西風，竄叛逆之臣，翠蘿比嬪妃之類，柔媚招風以蠶，禍患之端也，殘螢，比忠憤之臣，偏失其機，早雁比吐蕃之賊，以致入寇，高樹寓近臣，還有保國之心，遠山寓遠臣，豈無鎮守之士，淮南言君王一怒昏暗，必失政于構奸，洞庭波言四境不平，自起風波於世界，許公先知之，故用自覺二字。

蟬 托蟬以寄意也。

李商隱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疎欲斷，一樹碧無情。

串埤雅，蟬為其變蛻而蟬，故曰蟬舍，卑穢趨高潔，其禪足道也，孝經援神契

：蟬無力，故不食，溫嶠賦：鮮吸晨風，渴飲朝露，採蟬，甲所以永已也。

薄宦梗猶汎，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庾史：陳洋傳：弱年薄宦，不濟去就之迹，爾雅釋詁：梗，正直也，誤文：汎，浮貌，蕪，蕪也，平，治也，君，謂蟬也，警，戒也，舉，合也，清，廉也，此四句，抒己意，夫蟬以清高飲露，何由得飽，吾猶恨其抱葉悲鳴，朝夕嘒嘒，不勝其勞，徒費清聲，所以五更疎引似斷，千秋風白露中耳，然一樹之蔭，終不能保其身，亦覺無情甚矣，此蟬之患，可不預防蟬椰乎？乃我也，宦情已薄，強梗自居，猶汎汎於斯，何也？况我之故園，荒蕪未久，尚可治平，需則宜矣，適聞蟬聲，煩君相警，最為關切，而我之舉家清貧廉潔，亦猶之吸風飲露而已。

風雨

淒涼寶劄篇，羈泊欲窮年。

淒，淒楚，涼，寒涼，唐書郭震傳：武后召與語，奇之，素所為文章，上寶劄篇，后覽嘉歎，羈，羈旅，泊，飄泊，莊子：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黃葉仍風雨，青樓自管絃。

仍，因也，王昌齡青樓曲：馳道梨花滿御溝，紅妝饒綰上青樓，青樓，妓女所居也，自，自然，管絃，妓女所奏也。

新知遭薄

俗；舊好隔良緣。

楚詞：樂莫樂兮新相知，漢書元帝紀：詔曰，王人在位而吉人墮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獨刑法，豈不哀哉，王維崔興宗寫真詠：「今時新識人，知君舊時好，」陸機擬迢迢牽

牛星詩：「歧彼無良緣，皖焉不得渡，一遭隔二字，含下愁字。

心斷新豐酒，銷愁又幾千。

三輔舊事：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煮餅，商人立為新豐，梁元帝詩

：「試酌新豐酒，遙勸陽臺人，」白居易詩：「午茶能散睡，卯酒善銷愁，」此詩托風雨以起興也，彼郭震上寶劍一篇，而武后遇之，似得其時，無奈氣鬪妻京，寶劍文章，其光畢掩，則羈泊之機，欲遭窮年矣，試觀紅葉，偶豔一時，仍因風雨飄搖，墜落泥塵，蓋武后屬于女流，亦若青樓之輩，惟知管絃，安能識乎忠臣文士之心哉？吁！縱有新知，偏遭薄俗，豈無舊好，已隔良緣，則愁恨之情，為何如乎？吾聞唯酒可以解憂，雖予心不嗜，果能銷愁，亦不惜沽酒之錢矣。

落花

高閣客竟去，以客去興落花。

小園花亂飛。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

承亂飛，參差，花影，陌，阡陌，迢，遠也，遞，更迭，迴

風聲舞貌，斜暉，日落光也。

腸斷愁腸欲斷。

未忍掃，愛惜落花，不忍掃去也。

眼穿杜甫詩：一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

仍欲歸。春歸，仍不能留也。

芳心

向春盡，芳心向春盡，而我之芳心，亦向春而盡也。

所得一春所得者。

是沾衣。唯是傷春之淚，沾于衣襟耳。

涼思

客去

波平檻，春

蟬休

露滿枝。秋

永懷當此節，倚立自移時。

對起以不對承之，詩法云：偷春蜂腰格，如梅花偷春色而先

開也，波平檻，言春日波濤平于檻下也，休，休聲，永懷，懷友人也，言昔日倚此送別，是春，今日倚此並思，是秋，同此倚也，而其時已移矣。

北斗兼春遠

言今倚立思君，欲兼春

陵寓使遲。

君到南陵安寓之時，必不是秋，固覺其遲，舊唐書：梁置南陵縣，武德七年，屬池州，後屬宣州。

天涯沾夢數

沾字疑占字之誤，李公在北，友人使南，一若天涯不能相通，欲通音

問，當以夢占之，必得其數，數，備數也，易：極數知來之謂占。疑誤有新知。疑其有新知而遂忘故交，斯誤斷也。

北青蘿

未詳

殘陽西入崦。

敘其時，山海經：鳥鼠同穴山，西南曰崦嵫，下有虞泉，日所入處，本音淹，讀作揜，義同。

茅屋訪孤僧。

敘

落葉人何在？

寒

雲路幾層？

見，敘一路之景，串鍊腰字，以為只聞落葉之聲，不聞行人，只見寒雲幾層，不見孤僧，方入其境也。

獨敲初夜磬。

未見其寺，先聞其磬，剛近初夜之時，獨敲，應孤僧二字。

閒倚一枝籐。

既見其寺門外籐蘿蒼古，吾且閒倚其間，以賞幽篁，何其清淨如斯，令人萬慮俱空也。

世界微塵裏，吾寧愛與憎。

因想大千世界，俱是微塵之裏，

物我一切皆空，有何憎愛，此悟道之言也。

送人東遊

溫庭筠

荒戍落黃葉。

敘時當秋深之日。

浩然離故關。

志決不可留也。

高風

句

漢陽渡；

句

郢門山。

申，蓋言帆挂高風，自漢陽一渡

明朝日出之初，君必到郢門山下矣，言去之速也，唐書地理志：鄂州江夏郡漢陽縣，按六書故云，郢，楚所都，今為江陵府江陵縣。

江上幾人在天涯孤棹還。

上句泛言，下句指友人，以為江面上風波險阻，有幾人在也，而君之孤棹，直泛天涯，吾日望其無恙而還也。

為江面上風波險阻，有幾人在也，而君之孤棹，直泛天涯，吾日望其無恙而還也。

何當重相見，樽酒慰離顏。

望何日當還，重與吾相見，得備樽酒以慰離情，則愁顏庶可破矣。

灞上秋居

馬戴

水經注：灑水出藍田縣藍田谷所謂多玉者也。

灞原風雨定，晚見雁行頻。

此亂後不得回鄉，有感而作，岑參詩：一見雁思鄉信，一行，序也。

落葉他鄉樹；

淺

寒燈獨夜人。

深

客子悲秋，即已悽苦，而以一
長夜獨坐寒燈下，傷更何如耶。
四境無隣，傍於野僧
之寺，愈覺蕭疎矣。

寄臥郊扉久，何年致此身。
致身者，欲致其身於君也。

孤壁野僧隣。
項寒燈句，轉下，草木黃落，故秋聲為之空，一人寂靜，故聞白露滴響，單牆孤壁

楚江懷古

露氣寒光集，
出於寒光所集，故有露氣。微陽下楚邱。
大江中何以寒光俱集，蓋因微陽下楚邱耳，寓言人君勢弱，奸邪輻發，以起禍端也。猿啼洞庭樹，

人在木蘭舟。
串，猿在洞庭樹上悲啼，我在木蘭舟中愁聽，寓言四境遭亂，一路行來，只聞啼哭，述其記：木蘭舟在澤陽，江中多木蘭樹，魯班刻為舟。廣澤生明月，
廣澤，洞庭湖也，

生明月，宿鸞宗至德二載，廣平王叔與郭子儀克復京師意也。蒼山夾亂流，
蒼山，君山也，比上皇，夾亂流，言上皇避蜀有安祿山陷京師，吐蕃入意，故用夾字。雲中君，
湘君也。不見

見，竟夕自悲秋。
竟夕，終夜也，不見，不見湘君也，雲中君，寫上皇，蓋言天子遭憂，不克護隨左右，則抱恨自悲耳，秋，寓已衰暮意。

書邊事

張喬

調角斷清秋，
眼征人倚戍樓。
征人二字，一章之主，演繁露：「蚩尤率魍魎，與黃帝戰，帝命吹角為龍鳴，即戍樓，」唐書百官志：節度使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今鼓角樓始此

春風對青冢，
漢紀：竟寧元年王嫱嫁單于，昭君死葬朔中，地多白草，唯昭君塚獨青。白日落梁州。
二句蹉對，書：華陽黑水唯梁州，梁屬西邊，故白日從西而落也

大漠無兵阻，窮邊有客遊。
串，上句應斷字，下句應倚字，關外，沙漠之地，故曰大漠，蓋因大漠之中，無兵阻隔，所以窮邊之地，有客閒遊，征人無事，閒倚戍守之樓，顯見西蕃已

平，願蹄降大唐，
太平之景象也。蕃情似此水，長願向南流。
西塞極高，故其水長向南國而流也，今蕃人翻覆無信，今察其情，則已服矣。

此水矣

除夜有懷

崔塗

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

迢遞，遠貌，三巴，詳一卷長干行王琦註，三巴路，蜀路之極險者，除夕在羈旅之中，更危萬里之身也。

亂山殘雪夜，

承危字。

孤燭異鄉人。

承萬里身，孤燭，一人也。

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

串，以為年盡路遙，與骨肉漸見疎遠，於僮僕轉覺相親。

那堪正飄

泊，明日歲華新！

言今日除夕，正在飄泊之中，而明日歲新，春情無限，那能堪此飄泊之况耶。

孤雁

幾行歸塞盡，

不但歸而且盡也。

念爾獨何之？

爾，孤雁也，乃獨羈留於此，而次何之也。

暮雨相呼

句：失耦也。

寒塘欲下

句

遲。

遲，遲延也，相呼，呼其侶也，白虎通：「贊用雁，一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許渾詩：「晨鷄鳴遠戍，宿雁起寒塘，」言當暮雨之時，隻影悲鳴，因其失偶，寒塘之內，幾回欲下，猶復遲延，寫孤雁之情形也。

渚雲

低暗度，關月冷相隨。

低冷字凝鍊，渚雲從寒塘遞下，關月從暮雨翻來，誠妙句也，按失遲低冷四字，俱着意處，正是詩律細也，洲渚雲低，孤身暗度，關山月冷，子影相隨，寫孤雁之苦况也。

未必逢矰繳，

拓開一筆。

孤飛自可疑。

矰繳，通作矰，三軸黃盧，射飛鳥具，矰繳以射飛雁，註：箭有絲曰矰，繳，即綸也，若遇繪繳，固不可言生矣，今之孤苦之情，不必逢夫繪繳，而其生詎

可必乎？此托孤雁以自比。

春宮怨

杜荀鶴

早被嬋娟誤，欲歸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

四句一氣，文情流麗，讀頭聯更宜急，一若急如流水，此真流水對法，嬋娟，

美也，慵，懶梳妝也，以為我已知早被嬋娟所誤，以致宮中見妬矣，今欲歸房，臨鏡而慵意梳妝也，夫濃粧以冀君寵，乃承恩不在乎貌，教妾將何以為容哉，怨字躍於言外。

風暖鳥聲碎，

聞

日高

花影重。

見，幸風故股，鳥聲多則碎，日，春日，亭午，故曰高，日高，則花影交映重疊也，鳥聲，比宮人，碎，比

人，比中之比也。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

越，今會稽山陰縣，古詩：「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一彼夫越溪之

無怪其仰慕之架也。

章臺夜思

韋莊

漢書：張敞傳：走馬章臺街，自以便而拊馬，蔡珪畫眉詩：五陵年少多才思，數點章臺走馬人，異聞錄：韓翃將妓柳氏歸，置都下三歲，不返，寄詩云：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

清瑟怨遙夜，繞絃風雨哀。

清，淒蕭，瑟，絃聲也，聞絃聲之悲，易起遙夜之怨，而更繞以風雨之聲，其情愈哀矣。孤燈聞楚角，明，聞孤燈獨

，其悲惻之情，可為可也。

殘月下章臺。

暗，見風雨稍定，秋夜已深，楚角聲中，見殘月西墮，沉下，其悲惻之情，可為可也。

芳草已云暮。

若言其

則芳草已暮，時及秋也。

故人殊未來。

若言其處與，則交情已隔，欲驚故人，殊覺未來也。

鄉書不可寄，秋雁又南迴。

以上句句俱含秋字，至此方顯出，蓋

言時已暮矣，友已疎矣，歸又無期，何時解悶，只得冀通音問，以寄離情，無奈鄉書不可達，何也？寄鄉書者秋雁，今而秋雁又且南迴，則鄉書終不可寄耳，一段無可如何之恨，全含四十字中。

尋陸鴻漸不遇

僧皎然

移家雖帶郭，野徑入桑麻。近種籬邊菊，秋來未着花。

蓋言訪陸公於斯，其家雖帶郭而居，滿野蒙茸，俱是桑麻成徑，幽靜閒雅之區

，豈為塵市所污哉，近日所種之菊，尚含蕊于籬邊。故秋來，未曾著花也，陶潛詩：「采菊東籬下。」

扣門無犬吠。

不

欲去問西家。

欲去不即去，意欲冀其遇

也。報道「山中，去歸來每日斜。」

西家答語也，曰：今早往此山中，不去則已，去，則每日歸家，必至日斜也，以問答法收之，則到題不為板實，前半咏其境，後半咏尋字

，與不遇，此詩通首流麗，不以對仗爲工，不爲法律所拘，真禪家逸品也。

卷之五

七言律

黃鶴樓

崔顥

述異記：荷環鵲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雲漢，乃駕鶴之寶也，賓主歡對辭去，跨鶴騰空，杳然烟滅。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昔人指仙人，

嚴滄浪云：唐人七律詩，當以此爲第一，余謂切不可學，唯恐畫虎不成也。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歷歷，明晰也，唐書地理志：鄂州，江夏郡漢陽縣

，萋萋，茂盛貌，公又贈韋南陵詩：我且爲君搥碎黃鶴樓，君亦爲我倒却鸚鵡洲，廣輿記：武昌府城南，黃祖殺禰衡處，卽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

愁。此以懷故鄉結之。

查李白集：登金陵鳳凰臺詩註：拜而菴所選詩首句，俱云昔人已乘白雲去，當作白雲爲是。

行經華陰

書：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漢書地理志：京兆尹縣華陰。

峇嶺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峯削不成。

太華，京都之主山，峇嶺，高也，太華高，咸京低，故曰俯，廣輿記：卽西嶽，石壁直上，如削成，最著，曰蓮花明星玉女三峯

其仙掌星，日月若，蒼龍蓋，皆奇境也，山海經：太華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實十里，杜甫詩：「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

武帝祠前雲欲散，仙人掌上

雨初晴。

以太華之景承之，華山志：巨靈，九玄祖也，武帝觀仙掌，特立巨靈祠，雲笈七籤：華山名太極總仙之天，巨靈手擘其上，足次其下，以通河流，仙掌之形，燦然瑩目，雲欲散，雨初晴，此時山嵐秀氣，更可觀也。

河北枕秦關險，驛路西連漢時平。

此寫其開曠，雍錄：華陰縣東二百里，秦函谷關也，在太華之北，括地志：漢武帝時，在岐州雍縣南，孟康曰：時者，神靈之所

止也，在太華之西。

借問路旁名利客，何如此處學長生？

此以欲退山林意結之；以為此處經過者，俱是爭名奪利之客，何不安心靜志，以學長生之術耶？莊子廣成

子曰：無勞汝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

望薊門

鍾槐歲抄：京都十景，其一曰，薊門烟樹，盧藏用詩：「負劍登薊門，孤遊入燕市，」一統志：薊門關在薊州。

祖詠

燕臺一去客心驚，笳鼓喧喧漢將營。

先從燕薊寫起，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所謂笳鼓喧喧漢將營也。

萬里寒光生積雪。

遠望

三邊曙色動危旌。

高望

沙場烽火

侵胡月。

承積雪，薊門極北塞之地，北地最寒，故曰萬里寒光生積雪，燕北迫蠻貊，海畔雲山擁薊城。故曰三邊曙色動危旌，侵胡月者，烽火之盛，其光直侵乎邊塞之月也，燕近

北海，故曰海畔雲山擁薊城。

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

結句自寓，班超傳：超家貧，為官傭書，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

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史記：孫吳列傳：吳起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漢書終軍傳：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送魏萬之京

李頎

朝聞遊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度河。

暗藏秋字，從未離之前咏起，于志寧詩：「賓筵未半醉，驪歌不用催。」離歌，卽驪歌，河，謂銀河。

鴻雁

不堪愁裏聽

行程聞

雲山况是客中過

路上見

關城曙色催寒近

至成都見早

御苑砧聲向

晚多

到京聞晚，此詩從別處敘到京師，不離秋景，其別况更加蕭疎也。

莫是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蹉跎

結以警醒語勉之，莫以長安爲行樂之區，

空令歲月蹉跎也。

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

崔曙

神仙傳：河上翁授文帝老子而去，失所在，帝于西山築臺望之，名曰望仙臺，按三輔黃圖：通天臺，亦名望仙臺。

漢文皇帝有高臺

先寫

此日登臨曙色開

次寫

三晉雲山皆北向

北極

二陵風雨自

東來

東極二陵，言登高可以望遠也，韓魏趙，本晉之鄉，分國而號三晉，左傳：轂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

關門

令尹誰能識，河上仙翁去不回

以望仙二字，點綴二句，漢書藝文志：關尹子九篇，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葛洪神仙傳：河上翁，漢文帝時，結草菴河上

帝讀老子，有不解，遣問之，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幸其菴，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不能自屈，無乃高乎，公卽再再在空曰：余上不至天，中不至人，下不至地，何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公授素書一卷，誰能識，去不回者，言

望之無益也。

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花杯

上句結到劉明府，下句結到九日，近尋，言不必遠求神仙，且與劉明府同飲共醉可也。

登金陵鳳凰臺

李白

江南通志：鳳凰臺在江寧府城內之西南隅，猶有陂陀，尙可登覽，宋元嘉十六年，有三鳥翔集山間，文彩五色，狀如孔雀，音聲和諧，衆鳥羣附，時人謂之鳳凰，起臺於山，最之鳳凰臺，山曰鳳凰山，里曰鳳凰里，珊瑚

：話詩鈔金陵鳳凰臺在城之東南，匹顧江山，下窺井邑，古今題咏，唯謫仙為絕唱。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邱。有感古興懷意

，言古之君臣盡行湮沒，所存者僅鳳凰臺耳，吳宮謂孫權建都時所造宮室也，晉代謂晉朝之百官也，古邱，荒塚，承上空字。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古今不變者，唯臺外三山二水，景定建康志：三山在城西南五十七里，周圍四里，高二十九丈，輿地志云：其山積石森鬱，濱于大江，三峯排列，南北相連，故號三山，史正志二水亭記，秦淮源出句容，兩山自方山合流，至建業，貫城中而西，以達于江，有洲橫截其間，一

統志：白鷺洲，在應天府西南江中。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此以寓意結之，陸子新語：月也，劉昭幼童傳：晉明帝，元帝子，幼聰慧，元帝鎮揚州時，有人從長安來，帝因問之曰：長安何如日遠，答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安來，帝異之，明日宴羣臣，又問之，答曰：日近，帝亦容問故？曰：舉頭見日，不見

長安，帝大悅，按此詩必為想國忠等執權而作，長安，宣明皇也。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高適

峽中，即巴蜀，秦置蜀郡，即益州也，舊唐書地理志：秦置長沙郡，漢為長沙國，治臨湘縣，後漢為長沙郡，吳不改，晉懷帝置湘州，至梁初不改，隋平陳為潭州，以昭潭為名，煬帝改為長沙郡，仍改臨湘為長沙縣，武

德復為潭州，增韻：貶，謫也。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盃問謫居。二句饒別，總起下一問字，中二聯，好完他地名。巫峽啼猿數行淚。一完出

成都，先從巫峽而進，三峽多猿，帝聲悽苦，聞者每多下淚。衡陽歸雁幾封書。一完出長沙貶長沙，先從衡陽經過，晉書地理志：孫機分

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響斷衡陽之浦。一青楓江上秋帆遠。水，又完出長沙，長沙有青楓江。白帝城邊古木疎。山，又完出峽中，白帝城詳六卷早發白帝

摩 琳 快 然 也

城李白
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躕。二句以寬解語結之，雨露，恩澤也，言不久召還也，躊躕，行不進貌。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但起則對，對起 岑參

雍錄：唐有三大內，太極宮在西，名西內，大明宮，在東，名東內，別有興慶宮號南內，三內迭受朝，而大明最數。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到殿，從外見人，仙仗，天子之儀仗，時，當三月也。 金闕曉鐘開萬戶。近

未朝，從內閣出，金闕，金殿也，曉鐘，漏鐘，萬戶，即千門萬戶。 玉階仙仗擁千官。到殿，從外見人，仙仗，天子之儀仗，千官，兼文武言，擁，見衆多也。 花迎劍佩

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二句朝罷，上句指武官，下句指文官，言早朝而退，朝亦早也，故曰星初落，露未乾。 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

一曲和皆難。結出和賈至詩意，賈至有早朝大明宮，原唱，故岑參王維杜甫諸公和之，獨有，言無人能有也，晉書荀勗傳：「勗自中書監，除尚書令，人賀之，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朱玉對楚王，客

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

又

王維

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以早朝起，漢官儀，夜漏未明三刻，鷄鳴衛士，候于朱雀門外，著絳幘鷄唱，周禮：鷄人夜鳴旦，以詔百官，虞世南早朝詩：「

玉花停夜燭，金壺送曉鶯，「尚衣，尚衣局也，曹植與陳琳書：「披翠雲以爲衣，戴北斗以爲冠。」 九天閭闔開宮殿。天子出，九天，九重也，漢書禮樂志：天馬來，龍之馭，游閭闔，觀玉臺，註，閭

闕天門。 萬國衣冠拜冕旒。百官朝，此寫朝字，衣冠，兼文武言，世本，黃帝作冕旒，古今注：牛亨問曰：冕旒以繁露，何也，答曰：綴珠垂下重，如露之繁多也。 日色纔臨

仙掌動，香烟欲傍袞龍浮。香烟，御爐之烟，袞龍，君王法服，東晉書：盛三雍之上儀，修志龍之法服。 朝

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到鳳池頭。結到賈至原作，令狐楚為人謝詔問疾狀，「特降千金之方，兼飛五色之詔，一鳳池，在中書之西。」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按蓬萊宮即大明宮，龍朔三年號蓬萊宮，尋復故，興慶閣即興慶宮。

渭水自縈秦塞曲，黃山舊繞漢宮斜。以蓬萊興慶起，山海經：鳥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而東流注于黃山宮，李白詩：虛橋爲秦樹，葡萄出漢宮。鑾輿迴出千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正寫道中留春，元和志：漢之複道，不止長樂有之，未央之北，有桂宮北宮光明之屬，各皆有宮，而長柏往來者，皆有複道也，注，複道，即閣道也，卓異記，武后天授二年，將遊上苑，遣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于是凌晨名花瑞草，布苑而開。

雲裏帝城雙鳳闕，望雨中春樹萬人家。俯望，二句，正寫雨中春望，劇談錄：含元殿五十餘尺，左右立栖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于闕前，倚欄下瞰，前山如在指掌。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玩物華。此以頌揚結之，前漢律歷志：陽氣動物，于時

爲春，禮記：立春之日，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即所謂行時令也，宸遊，天子臨幸也。

積雨輞川莊作

詳四卷，輞川開居題註。

積雨空林烟火遲，蒸藜炊黍費東菑。說文：炊，爨也，詩疏，藜藿葉皆似玉蜀，蒸爲茹，說文：餉，饋也，集韻：自家之野曰餉，詩小雅：于此當畝，疏，菑者，始

舊役其草木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聞，承東菑二字，漠漠，布

山中習靜觀朝

槿松下清齋折露葵。

玉篇：木槿朝生夕隕可食，正韻：齋，潔也，王禎農書：葵，陽草也，為百菜之王，備四時之饌，說文：葵，衛也，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此寫田家風味。

野老

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莊子：陽子居南之市，老聃西遊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曰：而唯唯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者不足，陽子居驚然變容曰

：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列子：黃帝簡：海上之人有好滷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滷鳥遊，滷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註，滷同鷗，野老，王維自謂也，以為我即致仕而返，則與人無爭，將隨海鷗以忘機，不必更起相疑之心矣。

酬郭給事

洞門高閣靄餘暉，

此喻其官高年尊也。

桃李陰陰柳絮飛。

此喻其門生顯達也。

禁裏疎鐘官舍晚，

此寫其清閒。省

中啼鳥吏人稀。

此寫其廉靜，靄餘暉，日將暮矣，柳絮飛，春將暮矣，事文類聚：唐狄仁傑，嘗薦姘崇桓彥範敬暉數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省中啼鳥，無訟事也，省中無事，故吏人稀也。

鳥，無訟事也，省中無事，故吏人稀也。

晨搖玉佩趨金殿，

入

夕奉天書拜瓊闈。

退朝以上，敘郭給事之事

強欲從君

無那老將因臥病解朝衣。

君，郭給事老自嘆也，解朝衣，不仕也。

蜀相

杜甫

仇兆鰲注：此公初至成都時作，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即帝位，冊亮為丞相，錄尚書事，方輿勝覽：廟在府西北二里，武侯初亡，百姓遇節朔各私祭於道中，李雄稱王，始為廟於少城內，桓温平蜀，夷少城獨存孔明廟。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

見

隔葉黃鸝空好音。

自字

空字，有感微意，仇兆鰲曰：此四句，敘祠堂之景，首聯自為問答，記祠堂所在，草自春色，鳥豈好音，寫祠堂荒涼，而感物思人之意，即在言外，直書丞相，尊正統也，朱子綱目：大書丞相亮出師，先後同旨，題稱蜀相，仍舊稱耳，寶宇記

：詳葛武侯祠，右先主廟西，府城西北角，詳陽國志：成都西城，故錦官城也，錦江，錦濯其中則鮮明，故命曰錦江，孫季昭曰：成都呼為錦官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也，儒林公議曰：成郭先主廟側，有諸葛武侯祠，祠前有大栢，係孔明手植，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刻詩存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皇宋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余于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年矣，新枝聳雲，枯幹存者，若老龍之形，所謂百條條也。 二二

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仇兆鰲曰：此四句，敘

丞相之事，天下計，見匡時雄略，老臣心，見報國苦衷，有此兩句之沉擊悲壯，結作痛心酸鼻語，方有精神，宋宗忠簡公臨沒時，誦此二語，千載英雄，有同感也，出師表，三顧臣于草廬之中，頻煩，言頻數煩多也，韓非子：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兩朝，指先主後主言，朱翰注，開濟，謂章武開基，建興濟美，謚法，開物濟務，老臣，指孔明，諸葛亮傳：亮悉大眾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峙于渭南，相持百餘日，疾卒于軍，蜀志：天下英雄，嗚

嗚有望。

想慎曰：正德戊寅，于武侯祠，見壁間有詩云：劍江春水綠安流，五丈原頭日又曛，舊業未能歸後主，大星先已落前軍，南陽祠宇空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慚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此詩始終皆武侯事，雖于美未能過之，惜未知其姓氏耳。

客至 平起第一句不用韻

原注：喜崔明府相過，邵氏注：公母崔氏，明府是其舅氏也，此是草堂既成後春景，黃鶴編在上元二年。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
此以鷗來引起客至，舍，草堂也，日日來，相親也。 花徑不曾緣客掃，
言草堂始成，

不防客至，但未掃徑以待耳。
蓬門今始為君開。
此句正寫客至，門雖設而常關。 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

醅。
二句款款 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鄰翁，致趣相洽者，仇兆鰲曰：飧，熟食也，醅，酒之未漉者，左傳：盤飧加璧，潘岳作夏侯湛賦：「重

珍兼味，「抱朴子：奇士確儒，或隔離而不接，以為若
若肯與郵翁對飲，則余當隔籬呼來，與君同盡餘杯耳。」

野望 茅一勾不用韵但起

勤業頻看鏡

鶴注：此當是寶
應元年成都作。

成守也

在四川之成都

魂在畫樹也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
對起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
四此

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
句體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此四句憂國，唐氏注：西山在成都府西，一名雪嶺，三城戍即松維堡三城，錢箋：西山三城，界于吐蕃，為蜀邊要害，
一統志：萬里橋在成都府中和門外，漢終軍傳：「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諸弟隔，皆離散也，古詩：各在天一涯，楚辭：
恐美人之遲暮，涓，除也，涓埃，謂除惡選
取美成者也，鮑照詩：「跨馬出北門。」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一云：收
兩河。

仇兆鰲曰：此廣德元年春，在梓州作，唐書：寶應元年，冬十月，僕固懷恩等，屢破史朝義兵，進克東京，
其將薛嵩，以相衛等州降，張志忠以恆趙等州降，次年春正月，朝義走至廣陽，自縊，其將田承嗣以冀州降

，李懷仙以
幽州降。

衛塘退士曰：寶應元年十一月，官軍破賊于洛陽，進取東都，河南平，朝義
走河北，李懷仙斬其首以獻，河北平，此詩蓋公在劍外，聞捷而作也。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
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原注：余田園在
長京，舊注：巴

縣有巴峽，巫山縣有巫峽，襄陽屬楚，洛陽屬河南，顧注：公先世為襄陽人，祖依藝為營令，徙河南，父尉為奉天令，徙杜陵，而田園尚在洛陽。

仇兆鰲曰：上四，聞收復而喜，下四，思急還故鄉也，初聞而涕，痛憶亂離，破愁而喜，歸家有日也，縱酒，承狂喜，還家，承妻子，未乃還都所經之路，顧注：忽傳二字，驚喜以絕，愁何在，不復愁矣，漫卷者，拋書而起也，黃生注：此通首敘事之體，劍外見地，青春見時，曰作伴者，風和景明，能助行色也，雲，謂一氣奔馳，如洪泉注下，奚適分其兩截。

登高 高八句全對

朱注：舊編成都詩內，按詩有猿嘯哀之句，定為夔州作。

打圈飛

風急天高猿嘯哀，山渚清沙白鳥飛迴。見無邊木葉蕭蕭下，山不盡長江滾滾

來。見水，仇兆鰲曰：此寫登高時見之景，楚辭：鳥飛還故鄉，又曰：洞庭波兮木葉下，又風颯颯兮木蕭蕭，說文：滾滾，相繼不絕也。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

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仇兆鰲曰：此寫登高感觸之情，按公家杜陵，至成

旅萬里客，「養生篇：「中壽百年，曹植賦：「聊登臺以娛情」，左傳：「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詩：「正月繁霜，」子夜歌：「霜鬢不可視，」絕交論：「潦倒羸瘵，」朱注：時公以肺疾斷酒曰新停。

唐詩解：久客，則艱苦備嘗，病多，則潦倒日甚，是以白髮頻添，酒杯難舉。

倒重

登樓

總注：當是廣德二年，春初歸成都之日，吐蕃去冬陷京師，郭子儀復京師，乘輿反正，故曰朝廷終不改。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仇兆鰲曰：此

敘登樓所見之景，賦而興也，多難，卽安禱山吐蕃等陷京師，錦江，卽沱江，漢書：沱水在蜀郡郫縣西，東入大江，其一在汶江縣西南，東入江，李商隱詩：「相如未是真消渴，猶放沱江入錦城。」李白詩：「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蜀都賦：包玉壘而爲宇，劉注：玉壘山名，漸水出焉，在成都西北岷山界，寰宇記：在茂州汶川縣北三里，詩：「王事多難，」杜臆：玉壘山在灌縣西，唐貞觀間，設關於其下，乃吐蕃往來之衝。

北極朝

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

仇兆鰲曰：此敘登樓所感之懷，賦而

比也，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指長安也，遠注：終不改，所謂廟貌依然，鐘籥無恙也，顧注：廣德元年十月，吐蕃陷京師，立廣武郡王承宏爲帝，郭子儀收京，乘輿反正，是年十二月，吐蕃又陷松維堡三州，高適不能救，西山近于維州，吳曾漫錄：蜀先主廟，在成都錦官門外，西挾卽武侯祠，東挾卽後主祠，蔣堂率蜀，以禪不能保有土宇，始去之，所謂後主還祠廟者，書所見以誌慨也，朱翰曰：蜀志：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本傳不載吟詞，樂府所載，言二桃殺三士，其義殊鄙，何取而好吟之，且躬耕隆陽，而其辭則云步出齊城門，遙望滄陰里，於事不合，又云力排南山，文絕地紀，語氣浮誕，豈武侯所屑道，嘗考樂府解，曾子耕太山之下雨雪，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而作梁父歌，本琴操也，武侯早孤力耕，爲梁父吟，意實本此，又陸機沈約皆有作，一則曰：豐水零露，一則曰：秋色寒光，嗚呼暮而失志，正與雨雪思歸有合，益徵三士之說，爲不經矣，今按舊注，以梁父吟，爲歌去朝中讒佞，黃生謂卽指登樓所感之作，此另一說也。

宿府

鶴注，此廣德二年在幕府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

句

自語中天月色好

句

誰看

仇兆鰲曰：此秋夜宿府而有感也，四句敘景，漢書李廣幕府省文書，蠟炬，燭也，角，軍器，詳四卷張喬書邊事註。

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

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仇兆鰲曰：四句言情，風塵，指世亂，廣韻：荏苒，展轉也，音書，家書，關塞，關邊陲之地，秦琰筋曲：一關山修阻兮行路難，一

古猛虎行：「伶傳到他鄉，」邵寶云：自祿山初反，至此為十年，宋武帝數：「懷息間關，懷寶待耀，」左思詩：「巢林棲一枝。」

閣夜 卽夔州西閣。

仇兆鰲曰：此當是大歷元年冬作，鶴注詩云：聞戰伐時，崔旰之亂未息也。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

動搖。見，聲影二字凝鍊，仇兆鰲曰：四句寫階夜景象，按頭聯承寒宵二字，古詩：折楊柳：「陰陽催我去，那得有定主，」庚信詩：短景負餘輝，日短景歲暮也，古詩：各在天一涯，楚詞：悲霜雪之俱下，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何

故五更，答曰：更歷也，李衛公兵法，鼓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角動吹十二聲為一疊，故又曰鳴笳鼙鼓，史天官書：注正義曰：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九星，在河鼓右，動星則兵起，漢書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

搖者，民勞也，後征伐四夷，百姓勞于兵革，三峽，詳前巫峽註。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

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仇兆鰲曰：四句，寫閣夜情事，千家幾處，言哭多而歌少也，蜀都賦：陪以白狼夷歌，成章注：白狼夷，在漢壽西界，漢明帝時作三章，以頌漢德，何遜詩：一

子念返漁樵，一以為聞戰伐，則千家皆為野哭，思漁樵而幾處未起，夷歌，言世亂不能定也，此二句倒裝法，臥龍，孔明也，躍馬，公孫氏也，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終黃土，終歸黃土也，漫，徒然也，楚辭：寂寥兮收潦而水清。

詠懷古跡 五首

此懷庾信而作也，鶴注：當是大歷元年夔州作，杜臆五首，各一古跡，首章前六句，先發己懷，亦五章之總冒，其古跡則庾信宅也，宅在荊州，公未到荊而將有江陵之行，流寓等子庾信，故詠懷而先及之，然五詩俱

借古跡以見己懷，非專詠古跡也，又云懷庾信宋玉，以斯文為己任也，懷先主武侯，嘆君臣際會難逢也，中間昭君一章，蓋入宮見妬，與入朝見嫉者，千古同感焉。

三百篇只錄二首，今補入。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對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支離

，流離延滯也，漂泊，極止無定貌，風塵按下羯胡言，鶴曰：峽程記，三峽，謂明月巫山廣澤峽，其壘唐灑灑燕子屏風之類，皆不在三峽之數，此三峽指巫山第三峽言，非兼明月廣澤也，下章，蜀主幸三峽，亦同此義，杜臆，樓臺指西閣言，淹，留滯也，後漢南蠻傳，武陵五溪蠻，皆槃瓠之後，槃瓠，犬也，得高辛氏少女，生六男六女，織績衣皮，好五色衣服，敘州圖經：五溪諸蠻，遙接益州西郡，故先主伐吳，使馬良招五溪諸蠻，授以官爵，水經注，五溪，謂雄溪，櫛溪，酉溪，沅溪，辰溪也，在今湖廣辰州界，左傳：飲食衣服不與華同，雲山，蜀山也，四句，暗羯胡一句。

羯胡事主終無賴，足上四句，因其無賴，所以支離漂泊，淹日月共雲山也，羯，末也，

世說，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疑之，太傅慰釋之，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無賴，謂其反覆無常也，史記注，江湖間謂小兒多作狡滑為無賴。

詞客哀時

且未還暗寓己意。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庾信傳：信在周，雖位望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其辭曰：信年

始二毛，卽逢喪亂，藐是亂離，至于沒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又云：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提挈老幼，關河累年，傷心賦：對玉關而羈旅，坐長河而暮年，末二句用其賦語，庾信初在江南，江關正其地也，後漢書，岑

彭破荊門，長驅入江關。

仇兆鰲曰：此章詠懷，以庾信自方也，公避祿山之亂，故自東北而西南，淹日月，久留也，共雲山，雜處也，五六賓主雙關，蓋祿山叛唐，猶侯景叛梁，公思故國，猶信哀江南，未應詞客哀時，後四章，皆依年代為先後，首章拈庾信

，從自敘帶言之耳。

其二

此懷宋玉而作也。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黃生曰：此四

句，懷宋玉所以悼屈原，悼屈原，所以自悼也，仇兆鰲曰：望而洒淚，恨不同時也，二句乃流對，余謂就對耳，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庾信枯樹賦：「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邵注風流，言其標格，儒雅，言其文學，仇曰：宋玉以屈原為師，杜公又以宋玉為師，故曰亦吾師，李陵書：「悲風蕭條，」嘆人亡也，謝靈運詩：「異代可同調，」漢武帝讀相如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司詩哉。

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黃生曰：此四句，抑楚王，亦所以自揚，是謂詠懷古跡也，楚辭，「爾何懷乎故宅，」趙曰：歸州荊州，皆有宋玉宅，此言歸州宅也，空文藻言其所存者，空留文藻耳，宋玉高唐賦，昔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豈夢思，言本無此夢，俱泯滅，與故宅俱亡矣，寰宇記，楚宮，在巫山縣西二百步，陽臺古城內，即襄王所遊之地，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長江，張正見詩：「忽聽晨鷄曙，非復楚宮歌，」鍾會檄文：「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抱璞子：「莫不指點之。」

杜臆，玉之故宅已亡，而文傳後世，其所賦陽臺之事，本託夢思以諷君，至今楚宮久沒，而舟人過此尚有行雲行雨之疑，總因文藻所留，足以感動後人，風流儒雅，真足為師矣。一說宋宅雖亡，其文藻猶存，豈若楚宮泯滅，指點一無可憑，然則富貴而名湮沒者，烏足與詞人爭千古哉，此言外感慨之詞，亦見姿致。

張綆云，賦稱先王夢神女，蓋以懷王之亡國，警襄王也，朱注云：豈夢思，以其為子虛亡是之說。

其二

此懷明妃而作也。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此四句，敘其

從生至死之事，世說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羣山，即千巖之意，赴，趨也，荆門，詳四卷王維詩，漢書注，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王嬙字昭君，石崇明君詞序，明君本昭君，觸晉文帝，諱，改焉，一統志，昭君村，在荊州府歸

州東北四十里，薛道衡詩：「一去無消息，一別賦：一明君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望君王兮何期，終無絕兮異域。」李善註，紫臺，卽紫宮也，邵注漢宮名，朱翰曰：此詩連字，卽無極意，青塚句卽蕪絕意，謝惠連絕賦：「朔漠，飛沙，」爾雅：朔，北方也，說文：漠，北方流沙也，歸州圖經：邊地，多白草，昭君塚獨青。鄉人思之爲立廟香溪，琴操：昭君有子曰世遠，單于死，世遠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遠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遠曰：

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

中論。此敘其遺恨千古，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乃惡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來朝。求美人爲閼氏，上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帝悔之，窮按其車

，畫工毛延壽棄市，瀚曰：省乃省約之省，言但于畫圖中，略識其面也。江總和東宮故如詩：「猶憶窺窻處，還如解佩時，若令歸就月，照見不須疑。」漢章帝詔：「想望歸魂于沙漠之表，」庾信昭君詞：「胡風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

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琴操，昭君在外，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之歌，後人名爲昭君怨，其詩云，秋木淒淒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遊曲房，難宮曠，身體推藏，志念抑沉，不得頡頏，

雖得飲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翻翻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仇非鰲曰：生長名邦，而歿身塞外，此足該舉明妃始末，五六承上作轉語，言生前未經識面，則歿後魂歸，亦徒然耳，唯有琵琶寫意，千載留恨而已，

仄起其四 詠懷先主廟 禁制 勿至幸廟用之旗

此懷先主廟 而作也 劉希 王夢仲 李 李

蜀主征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仇兆鰲曰：此

四句，記永安遺跡，蜀主征吳旬，查前三峽五溪注，水經注，石門灘北岸有山，山上合下開，洞達東西。緣江步路，所

由先主爲陸遜所敗走，逕此門，迫者甚急，乃燒鎧斷道，孫桓爲遜前驅，斬上夔道，截其要逕，先主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而嘆曰：昔吾至京，桓尙小兒，而今迫孤乃至于此，途發憤而薨。華陽國志：先主戰敗，委舟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爲永安，明年正月，召丞相亮于成都，四月殂于永安宮，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楚辭：思故舊以想像兮，

杜陵心定平聲字 夏天 五十一 李尾也

玉殿虛無。言圯也，原注，殿今為臥龍寺，廟在宮東，謝莊送神歌，「璇庭寂，玉殿虛。」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隣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仇兆鰲曰：此四句，敘廟中景事，壺水鳥，伏，伏日，臘，臘月，楊惲報孫會宗書：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走村翁，言只見村翁，祭禮出入廟中也，結二句，申明走村翁三字，蓋言武侯祠屋，與先主祠廟鄰近，村翁歲時伏臘，一體同祭，不分先主為君，武侯為臣也。

其五

此懷武侯而作也。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仇兆鰲曰：此四句，稱其大名之不朽，三分割據。見時勢難為，萬古雲霄，見才品傑出，大名垂宇宙，言名與天地同參也，漢書：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為一代之宗臣，注言為後世之所尊仰，遺像，諸葛也。高士傳：鄭樸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三分割據，詳四卷，劉禹錫蜀先主廟註：紆，屈也，史記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晉書陶侃傳志：交雲霄，神機獨斷，澤州陳冢宰注，武侯在軍，營綸巾羽扇。」

伯仲之間見伊呂。
以古比之。

指揮若定失蕭曹。
以後比之。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身已。軍務勞。
所以指揮不能定也。鞠躬盡死而后已。

黑鬣云：「尋煇食少，其能久乎？」仇兆鰲曰：此四句，惜其大功之不成，伯仲，兄弟之稱也，伊，伊尹也，呂，呂尚也，問者，與其相上下也，孔明在軍中，嘗以羽扇指揮三軍，平定天下，蕭，蕭何，曹，曹參也，莊子：應帝王自失而走也，言不及也，彭越獄中，與諸葛亮書：「足下乃當世伊呂，張輔葛樂優劣論，孔明包文武之德，殆將與伊呂相儔，豈徒樂毅為伍，運，天運，祚，國祚，復中興也，蔡琰胡笳曲：「我生之後漢許衰。」

俞浙曰：孔明之品，足上方伊呂，使得盡其指揮，以底定吳魏，則蕭曹何足比論乎？無如漢祚將移，志雖決于恢復，而身則殲于軍務，此天也，而非人也，五六承萬古雲霄，七八承三分割據。

金郝居山題五丈原武侯廟詩：籌筆無功事可哀，長星飛墮蜀山推，三分豈是平生志，十倍寧論蓋世才，壞壁丹青仍白羽，斷碑文字只蒼苔，夜深老木風聲惡，猶想哀斜萬馬來，按三分萬古，以虛對實，郝氏將十倍對三分，全用

實事，乃放公
意而參酌者，

盧世灌曰：杜詩諸將五首，秋懷古跡五首，此乃七言律命脈根底，子美既竭心思，以一身之全力，為廟算運籌，為古人寫照，一腔血泪，萬遍水磨，不唯不可輕議，抑且不可輕讀，養氣激揚，方能領略，人知有秋興八首，不知尚
有此十首，則杜詩之所以為杜詩，行之
不著，習矣不察者，其埋沒亦不少矣。

江州重別薛六柳八二員外

劉長卿

晉書地理志：惠帝元康元年，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江
水之名而置江州，元虞詩：「西江流水到江州，開道分成九道流，」鄭谷詩：「益城分楚塞，廬岳到江州。」

生涯豈料承優詔？世事空知學醉歌！

此二句，嘆一生遇而非遇，盡忠不能，休官不得，次學幹酒長歌，殊覺空知其事耳。

江上月明夜

景。胡雁過，見中寓。

淮南木落

陸日

楚山多

開中寓見，此二句即景寫情，江上送別處也，今夜我在江州，江上送別，見明月，而興思，聞胡雁而增恨，明日，君在淮南道上同行

，聞落葉而加慘，見楚山而多悽也。

寄身且喜滄洲近，

以寬慰語，下又接去更緊。

顧影無如白髮何！

即起結

今日龍鍾人共

老，媿君猶遣

慎風波。

結出老而遭貶，唯恐不能生還也，寄，猶也，即所貶之處，張允傳：「飛竿釣渚，濯足滄州，」龍鍾，詳六卷上岸參逢入京使註，人共老，劉公薛公柳公也，慎警戒也，

風波，恐有不測之虞。

長沙過賈誼宅

史記賈誼傳：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辛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

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後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于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暴，自以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汙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闔車尊顯兮，譏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鉞刀為鈺，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龍牛兮，馳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亂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埋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意遷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洑深潛以自珍，彌融會以隱處兮，夫豈從蠶與蛭蟻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黜黜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大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歷九州而杜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鸞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翩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鱷鱓兮，固將制於螻蟻，後歲餘，賈生微見孝文帝，數上疏言，文帝不聽，居數年卒，時年三十三歲。

三年謫宦此栖遲，萬古唯留楚客悲。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仰空見日斜時。

先敘賈誼宅，楚客，屈原也，屈原作離騷，鶯梅悲惻，而賈誼作弔屈原詞，則悲楚客之悲，至今唯見楚詞，不見屈原，只見弔屈原之詞，不見賈誼，故曰萬古唯留楚客悲。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

無情弔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句到天涯。此追嘆其生前之事，漢文有道恩猶薄，可見無道之甚，更不可言矣，搖落，搖動也

，憂漢音而肥刁涓，故上樹非仰焉也，憐君正以自憐，有不勝傷感意。

自夏口至鸚鵡洲夕望岳陽寄元中丞

南史何尚之傳，孝武時欲分荊州，置郢州，尚之議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于事為允，上從其議，詩地理考楚辭：哀郢：「遵江夏以流亡，一江，大江，夏，水名，或以為自江而別，以